PL
2687
W388
1729
v.3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七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象山教諭林　培元寵校

經筵講義

春秋僖公

臣聞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莊公旣沒魯有內難子般閔公相繼遇禍季友以僖公適邾遂入而立之僖公卽位首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史克作駉詩以頌之能用賢相君臣有道史克作有駜以頌之能修泮宮以服淮夷作泮水以頌之能復周公之土宇作閟宮以頌之僖在春秋十二公中最爲有道而

享國亦長臣竊謂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中興周室見於大小雅僖公能復周公伯禽之業中興魯國見於四頌仲尼删詩而有取焉者葢以宣王僖公之事有可以爲法於後世也然許頌僖公如此爲春秋猶不免乎譏何耶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不書即位繼故也春秋之法繼正而書即位者正也繼正而不書即位是不自正也隱公是也繼故而不書即位者亦正也繼故而書即位必有大惡也威公宣公是也僖公繼閔公之難故不書即位以見正人君能

正其始斯能正其終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念慮云爲不可以不正視聽言動不可以不正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左右前後不可以不正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其身旣正罔敢不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請救邢威公從管仲之言於閔元年救之今又救之春秋惡用兵至書救則善之也惡中國相侵伐至攘夷狄則與之也齊侯往年雖救邢而不能卻狄者由齊侯不親往也故書曰齊人救邢今三國皆稱師者非將尊師衆也

必三國之君在焉然不曰齊侯宋公曹伯者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也救者善也其曰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何也狄人伐邢閲三歲矣往雖救之而不親往今雖親往又不急造其國以救之方且次于聶北有逗留觀望之意致邢爲狄所逐遷于夷儀齊侯雖有救患之仁心而無急義之大勇故春秋雖書救以善之又書次以譏之由是見聖人之心急於攘夷狄而救中國也

經筵故事

唐書魏徵傳太宗問徵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

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人君以一人之聰明接衆多之臣下共鯀趙高朱异虞世基之徒世未嘗無然靜言庸違不能惑堯舜之君壅閉不聞乃能亂秦梁隋之國者豈不在乎兼聽偏信之殊耶人君初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小人然君子卒不能用小人卒不能去者葢君子獨立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人君將用一君子羣小人懼其不便於己也

必巧爲飛謗以中傷之將去一小人群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爲游言而陰爲之地人君將訪之左右之人耶左右之人未必不如齊人之毀即墨而譽阿大夫也將訪之百官耶百官之中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叔文也將訪之耳目之臣耶耳目之臣又未必不有額叩龍墀如劉栖楚之黨李逢吉也將訪之元老大臣耶元老大臣又未必不陰有所畏私欲納交如張禹之黨王鳳也遂使人君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而反用小人之黨日熾君子之勢益孤卒至於在位皆小人而空國無君子人主孤立而不自知天下未有不爲秦爲梁爲隋者其始起于偏信之私其終

至於禍亂危亡而不可救可不戒哉此四門不可以不闢四目不可以不明四聰不可以不達心術不可以不正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擇也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對絳稱太宗明皇之盛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司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敎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

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
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等捜次君
臣成敗五十種為遠屏張便坐

臣曰有賢君無賢臣不可以致治有賢臣無賢君亦不
可以致治惟臣主俱賢然後可以相與大有為觀憲宗
所問與李絳所對可謂臣主俱賢矣帝承肅代德順頹
敝委靡之餘慨然有意正觀開元之盛絳所陳皆切一
時終戒之曰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天
資英武推誠聽諫聞絳之言而欲書紳非飾虛詞以面
褒之而已退能斷然而力行之內任忠賢外誅僭叛唐
之威令至是復振皆絳言有以啟之嘗欲相絳宦者世

宗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遂出璀而用絳不疑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故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甚樂也又嘗對左右稱絳言骨鯁爲眞宰相非絳之忠讜不能盡言以啓沃非帝剛明果斷亦豈能受盡言而用之凡絳所言無一不行卒能與太宗明皇號爲唐室三宗盛哉使帝能終始行絳言不以小人而參君子不與不肖而與賢不退絳而進承璀不罷裴度而用皇甫鎛中興之業寧有不終耶臣竊謂致治之君不可不聽諫不可不用賢尤不可不力行又不可不始終如一也

小學講逸

論語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羣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葢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世與六經並傳欲脩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戸窮理盡性之本原也學是書者當自正心誠意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爲首時過而後學

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十有五而志於學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於學也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習之則理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說說者自內言之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相與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故學以時則心志通朋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為人所知也而有不知者焉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慍喜慍生於知不知其為人也亦小矣君子學足乎已而所樂在內初不慍乎人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慍所以為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孔子沒弟子思之以有若貌類聖人嘗以事孔子之禮事之矣故有若亦以子稱於論語善事親爲孝善事兄爲弟孝弟者閨門之懿百行之先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擴而充之至於格上下通神明準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堯舜古之盛帝其道至大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然其所以巍巍蕩蕩後世莫及者蓋由其以孝弟擴而充之也夫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則孝弟者爲臣必忠爲下必順小則必不好

犯上大則必不至作亂蓋理之必然所謂犯上者如少凌長小加大之類是也茲固孝弟者之所不爲然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君或有過不得不犯顏而諫則所謂犯上者固亦有之是蓋出于不得已非其心之所好故曰好犯上者鮮矣至若好作亂則必無之理故曰未之有也所謂作亂者非必稱兵畔逆然後謂之作亂也凡事君不忠者皆可謂之作亂朋姦罔上謂之作亂可也蠹國害民謂之作亂可也盜國家之名器者謂之作亂可也竊人主之福威者謂之作亂可也作者蓋厲階已生而有必亂之理在家則爲賊子在國則爲亂臣此固孝弟者之大罪人其心必不好之亦理之必然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古之學者為己非止乎為己也學既足乎己行其所學斯可以為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政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功之所學即之所行一也為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德於為政之時行所學於為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衆星咸拱人君以德為政無為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釋之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

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四時故曰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是之謂北辰或以北斗爲北辰非矣

禹論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爲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而無有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

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以爲德衰而傳子者是以迹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啟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爲憂後世蘇子以爲不爲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

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爲公器其視賢與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爲疎而害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爲私而有慊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與聞爲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爲喜亢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回與鯉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而遠其子哉使回如鯉鯉如回則詩禮之訓在彼而堅高之妙在此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爲大聖人

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遠其子禹非親之也民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爲遜天下傳子之爲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懼夫爲異也哉若夫憂後世爭之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爲天下後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之心出於以天下爲公而視賢與子爲一無有不得已與懼夫爲異之事亦非有憂之慮之之心而委曲爲之計也愛其子而私有與之者人之情憂後世而爲之計者君子之法不以親疎內外二其心者聖人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說然後知堯舜禹之不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武王論

事有出於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耶愚曰聖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闕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與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是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耶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

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耶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於夫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又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於周諸侯並附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後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稱十有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哉

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過而誣文王於不臣之地也近世
大儒歐陽子作泰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
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
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
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竊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
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
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繆漢儒之誣文王何爲復
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
自羑里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
是而後文王始爲方伯遵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
於是有退密代耆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

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於商泰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耶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啓

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況泰誓信書馬遷信史理有足信者乎懸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信而二說不同者槩之以理而已

性論

學者之患在於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於不知性而好爲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爲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

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質之於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於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子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爲上智下愚之說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

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堯
鯀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
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爲中人而
非善非惡者是爲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別及
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
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
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爲天下常人設耳若夫上智
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
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
之熱雖善噓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
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

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於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
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爲性立一定之論
也至若荀況以性爲惡楊雄以性爲善惡混亦所以設
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爲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
誘天下使其惟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
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論
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況雄又以救弊焉者軻以
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
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
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
爲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

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爲之主才爲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爲善則非性是才爲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爲惡則非性是亦才爲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爲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禘祫論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圓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祫之說於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

祫各自數年是又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議講之屢矣卒於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事有出於久遠而傳於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於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

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有禘無祫以大事爲祫者公穀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爲祫詩有禘無祫以祀爲祫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之說以肆獻祼饋食爲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論語言禘而不言祫幷言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併

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
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
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
合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
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
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
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祼薦
也祼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
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祫事遂以祫與禘俱謂之
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祫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

見公羊以大事爲祫遂以祫爲大於禘遂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卽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啟後世之紛紛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一祭二名者謂本無二禮也則一祭之說爲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祫者因禘而合食焉禘總名祫一事則二名之說爲未盡或曰如是則廢三年之祫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廢祫之名而一之於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

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與夫秋祫冬祫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祫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非聖人之書則漢儒之說禮緯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爲而不可耶

君子能爲可用論

知所以爲己知所以爲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君子之學求於爲己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己用自藏於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當可用

之時著其能爲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之於天而有所不顧卹焉苟以吾學可爲已用可以爲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用舍必欲求試其所用幸而用則喜不幸而不用則懟甚者至於自貶以求用是徒知爲巳爲人而巳而不知有天也烏可謂誠君子哉荀卿曰君子能爲可用繼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巳眞確論歟君子之道有三其未達也修其所爲用其旣達也行其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不用修其所爲用則能盡巳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盡天故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學所以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

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
推其素藴可以有爲於當世矣使不我用則已用則决
不負所學焉以之效智於一官則其用優於一官以之
策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
下則其用優於天下是由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
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如此至若在我雖可用奈
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斂其可用之器於一已而未
嘗汲汲以求售於人韞櫝而藏待賈而沽居易以俟姑
盡其在天而已又豈遺佚而怨阨窮而憫栖栖焉爲不
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
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而已而人皆可學

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爲聖人樂天之事也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可用者故夫子許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爲不可則止之大臣若夫可以有用可以處不用唯顏子一人而已故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夫回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迹因其不用亦見其能處不用之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孔孟之能爲可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不得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爲東周孟子亦嘗自謂舍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其實可用者至乎歷聘天下卒老于行也又未嘗不歸

之於天故嘗陳蔡之阨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夫子子貢亦有不容盍少貶之言以勸夫子夫子以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身而不能爲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隔而不得見魯侯不歸怨於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天也若孔孟者眞可謂能盡天矣彼屈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使原果見用亦未必能有爲於楚蓋其爲器固已小矣荀卿亦迸讒於楚者也以宋玉之學至於廢死蘭陵亦可謂不遇矣卿不作離騷怨懟之辭而有不恥不用之語嗚呼卿賢已哉

待士說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之曰有訟於庭者箠楚之辱及焉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不待士也爲士者服詩書精素履聖賢之是師臭味之與游謹門戸時租稅忍焉以省訟愼焉以遠禍俾足迹不及於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雖使栁下惠之弟爲邑大夫焉能辱儒冠而陷之虎口耶使親焉而士行焉而市旁午里巷而惡少與曹爭競非分而獄訟以與朝鑽刺以識而暮求判以欺愚雖使周成王之叔父爲邑大夫詎可望其施吐握之禮耶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重非能輕士也士實自輕顧其自待者如何邑大夫何責焉

既以答告者遂書爲吾黨之戒

鑑湖說上

東坡先生嘗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某亦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目瞽則不可以視腸胃秘則不可以生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爲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縣界中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故會稽山陰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漢[redacted]和以來更六朝之有江東西晉隋唐之有天下與夫五代錢氏之爲國有而治之莫敢廢也千有餘年之間民

受其利博矣久矣至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然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纔一十七戶至慶曆間爲田四頃而已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姦弊日起侵盜愈多至於治平熙寧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十餘戶爲田益七百餘頃而湖浸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爲州內交權幸專務爲應奉之計遂建議廢湖爲田而歲輸其所入於京師自是姦民豪族公侵强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爲田蓋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爲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於

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爲田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已也葢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爲田有三大害山陰會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今則無歲無災傷葢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湖而爲田每歲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湖已枯竭矣說者以爲水旱之患雖及於九千頃之田而公家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去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王者以天下爲

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民耶況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而病矣使湖盡廢而爲田則湖之爲田者其可耕乎今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也況地無鑑湖則九千頃之田與夫六萬石所入之湖田皆化爲黃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爲生耶此其爲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之水歲雖大澇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廢而爲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萬一遇積雨浸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歲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有漂廬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大

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令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爲害當如何此廢湖爲田其爲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水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爲易治何以知其然也以守令而知之也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舉也非昔之守令皆賢也葢民居樂歲之中室家溫飽民之爲善也易爾比年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災傷之訟山陰會稽爲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葢禮義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饑寒其勢不得不然耳此廢湖爲田不獨九千頃受其病獄訟之所以興

人民之所以流盜賊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爲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曆至今建復湖之議者多矣而湖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蓋與議者有以搖之也與議得以搖之者蓋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建議者曰廢湖爲田則九千頃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不復異議者曰九千頃雖被水旱之害而常賦不盡失以湖爲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爲多[illegible]而何害且多爲異說以搖之此建議者之言[illegible]夫[illegible]議者之口使建議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之云[illegible]則復田爲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鑑湖說下

夫廢湖爲田有三大害復田爲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以不復也然亦有三難摇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難也郡守數易三難也今之占湖爲田者皆權勢之家豪强之族也侵耕盜種爲日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必游談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爲異說以沮害之官吏方隋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爲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而欲冀成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摇於異議一難也昔人常計濬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之說張伯玉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爲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

況興至大之役有不貲之廢耶此工多用廣一難也守令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況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今之爲守者或一歲而遂遷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興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耶某竊謂欲遏浮議則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主之雖興議紛然但莫之卹可也如向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欲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蓋朝廷主之

則事無不可成者況一鑑湖耶彼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與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隙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廢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以不足爲病豈今日獨少此耶況湖既復而民利興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民而盡酬其直胥吏都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

之尚何科率之擾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爲丘阜昔吳長文常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而丘阜之土非所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論耶皆有以處之尚何浮議之卹耶謂日役五千人濬廣五尺十五歲而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濬湖固未能舉三百五十里之內而盡復之也湖自熙寧以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寖存而牌內亦盜而爲田矣爲今日計者當先復牌內之湖使用工固有間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則本府經費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爲

雇工興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爲多寡越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田爲湖必當遲以歲月之久有久興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異議一搖而事必中輟是又當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命守倅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學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之舊日會稽山陰知縣皆帶提舉鑑湖事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遷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止術同也蓋職使然也又有倅終任以嘗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

白湖田之入皆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盡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便於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雍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旣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蔣堂說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閘縱之法杜杞說欲痛絕敗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杜杞說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與提點刑獄吳奎說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吳奎說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張伯玉之說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幾何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張伯玉之說欲知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吳奎說又已討

之矣欲知工起之月或浮議撼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張伯玉之說）又已論之矣（子固說）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子固昔嘗倅越知鑑湖之利害爲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幷記其略有能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某之兩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說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七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八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八岸重編
邑後學貢生徐名世匡侯校

試策

上舍試策三道

第一道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訖五季貫穿馳騁上下千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名資治通鑑親灑宸翰以製其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況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議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煥然

可高揖堯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不然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乃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是亦孔子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之意與吾夫子與神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尼之意與神祖之意與夫光武之為君雖未可比隆三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寔為最優以春秋之法責之固未逃議論之域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武之為人而待與高帝太宗陳

之以發明聖志之萬一若夫主上盛德大業自與堯舜
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
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
不及者嗚呼孰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
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爲不是慕故高祖太宗以功
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暴秦滅強項以三尺劍而造
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關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
論也而好戰之心若猶不衰至親伐匈奴而困於平城
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
來遠當平城之圍足見百萬之衆不如虞階干戚之舞
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斬樊噲之論兵也太宗取孤

隋攘群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
矣然唐室既造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
足至親定四夷而困於遼水之役太宗徒知古人有攘
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內外之心當遼水之厄則
知萬里親征不如漢文軍中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
臣見武德之舞而不之顧也光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
勇於大敵非不知戰頃明崩漢糾糾雄斷非不足以務
遠略雲臺之將士熊羆循非不足以立邊功舉全漢之
衆又非不足以橫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
然若一怯者曰不欲兵於撫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於
名而當於實者惟盛德者能之夫費師百萬拓地千里

功若可喜也盛德之主則謂彼民亦吾民何忍草芟獸獮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闢國也大師奏凱將士受賞若臣固可相賀也盛德之主則思有褁糧千里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不傷不忍求戰功而生得色也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於實哉臣無用之人以爲民孰若全吾生齒之當於實哉高祖太宗皆棄實德以慕虛名光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代干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鼓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閉玉關謝西域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撫劍之臣皆不得逞志於當時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

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賢於高祖太宗一等歟雖然光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偃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人意爾光武以吏事而責三公以讒言而易守宰此最其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邦非可以吏事責之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責傅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而望之以師保萬民光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宜其治效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之非可以讒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產古之遺愛名

在循吏中方其相鄭之初民與欲殺之謠使人君遽從
而易之則僑之聲名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
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君必以謠言取人
則造爲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光武失於此是
宜東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且光武之失又不止如
是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責而光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
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謠言易而光武之失又在於親擇
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光武乃以此處侯
君房輩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嚴子陵聞其癡而
致語於使者以譏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及居廟堂亦
無所建明其名固亦減於治密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

可以輕處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子所宜親擇者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部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
之術也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
以謠言進退之使光武精意於一相亦何患天下無賢
守宰也嗚呼至治之君不世出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
數君而光武尤爲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宜以忠
恕之道處之而勿至於責人無已可也恭惟主上以仁
聖之資撫中興之運誕敷文德仰合有虞歸馬放牛同
符周武初非有慕於光武而襲其陳迹也比因庭策多
士特以光武發於清問草茅之士莫知聖志之所在愚
獨妄意其處已處人之際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而以

策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間或酌光武之儀以出處或矯光武之失以示訓其迹若有不同者愚竊謂景至而禋祀元正而會朝建延閣以崇文闢成均而論秀此皆取法三代非酌光武之儀而行之也寫六經于琬琰爲學者式異端邪說禁止勿用以矯尊七經之讖復春秋立三傳以矯龍黜左氏穀梁之失愚謂此皆默昇孔孟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光武而爲之也然用柔道以致平光武之所已爲者而吾君固已優爲之任一德以圖治吾君之所優爲者而光武負不能之愧矣雖然愚復有說以獻夫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乃人主之盛德而人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爲恭孟子謂不以仁義告王則斥

以不欽之罪唐文宗嘗問群臣可況以何主鄭覃以文宣對爲李石所斥且以堯舜勉之夫文宗雖儒雅主然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石乃期之以堯舜使不以文宣自安况吾君盛德實足以爲堯舜耶愚願執事當待清問之際日陳堯舜之道以廣吾君稽古之志彼光武駁淺姑取其二三策可也

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爲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聞爲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爲子皆孝爲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爲人讀灝灝噩噩之書而得伊尹伊

陟傅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閎天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曰某為忠臣某為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產楚相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鍾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踈寥絕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

等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葢自高祖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葢自矯激之俗與士始流爲崖異斬絶之行自廉耻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葢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葢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爲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

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欲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國爲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爲之伯文

翁典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取於范式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固本諸賢聖而不爲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竊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爲光武屈議者謂其得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盗聲名也言言之烈史臣之所以贊顏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典然眞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七八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非名教之所許愚獨於孝友十八人之中深喜義門之中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皆由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爲不足列也

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楊雄氏詎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於是科之爲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雖然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衰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

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第三道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於玉藻在周官則謹其藏於玉府在詩則詳詠於國風在論語則畧見於鄉黨其他雜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屢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爲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於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

其爲非常之寶蓋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職於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南山美襄公之篇因其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而大夫美之曰佩玉鏘鏘蓋勉其修德以稱是玉也於大東刺亂之一篇而其辭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蓋譏其居官職而非其才之所長徒有佩玉之美有女同車之詩則曰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女曰雞鳴之詩則曰雜佩以報之以贈之以問之其刺惠公之詩則有觿韘之語是皆因佩而示美諷之意愚故曰詳詠於詩之國風者此也論語鄉黨一篇備記聖人出入起居飲食言語衣服之禮其言有及於玉者曰去喪無所不佩則知吾聖

人之身未嘗一日去玉以寄燕息之安此愚所謂畧見於鄉黨者此也韓詩外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其畧見於鄭氏之釋其詳見於孔穎達之疏其遺制見於王粲之法此愚所謂雜出於諸家之說不可廢舉者此也雖然佩玉謹於先王之時而廢於衰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說所由[illegible]起也請因明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illegible]分在焉左佩雙珩者其音宮雙璜者其音[illegible]珩者其音徵雙

瑀者其音角此宮角徵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不用商者蓋玉所以比德而商於五方則爲西於五行則爲金於五常則爲義而以剛果肅殺爲事是可以爲威而不可以爲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夫采齊者路門之樂節也肆夏者登堂之樂節樂師以備王儀大馭以備五章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爲君子鳴玉之節而鄭忽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啓後世之疑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

母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觿小觿不幾於贅乎愚竊謂記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兼設於事親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內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瓊琚是也考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珩璜之制燧觿之施意其必同矣竊謂佩玉之設所以尚德也然在君子佩之則爲宜在小人佩之則爲辱昔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可見無德事也夫佩在

夫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鳴玉而趨者得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譏惠公無成人之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然則無德而佩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以修德設事佩則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謹弦韋之戒則玉與身俱榮矣

別院省試策問二道

第一道 謀斷

問自古帝王圖天下之大業必貴乎好謀而能斷謀固不易而斷爲尤難謀之於新固不若謀於舊也然孫權之拒曹操吳人以衆寡不敵爲憂張昭爲定策舊臣乃

勸權迎之卒從其謀其能成赤壁之功號鼎峙之國乎謀之於寡固不若謀於衆也然憲宗之伐淮蔡卿士莫隨於議伐之人獨小大並疑於既伐之後使帝惑群議而不任愬度其能成破賊之功振唐室之威令乎謀之於少固不若謀之於老也然世宗欲親征劉旻馮道以四代之老力諫其行果從其謀其能成高平之捷而北取三關乎謀之於下固不若謀之於左右大臣也然澶淵之役大臣有欲避其鋒而勸幸吳蜀者當時苟從其謀天下幾何其不分裂乎夫固有大疑謀之於舊謀之於衆謀之於老謀之於大臣可也欲二君暨我章聖皇帝方違其所宜從之謀而斷之取勝何耶豈群謀有不足

以而斷之以獨見之明耶抑當時運籌幃幄之臣固有出人意表者耶恭惟主上以聖德受禪天下同心戴之蠢茲醜■尚敢不恭天地神人罔不憤怒疆場之事上貽宵旰之憂議者謂欲興師以拒之命將以伐之耶則有以力非其敵如吳人之懼魏唐人之慮淮蔡者謂宜親屈萬乘以征之耶則又慮策非萬全必有異議如顯德景德之臣者彼其心皆出於憂國特其所見有不同持不同之論而紛然於人主之前則謀將孰從而斷將安出耶諸君抱咄詘惓惓之忠久矣必有奇策可以濟世群試春官盍得言之秋也願詳論前古好謀能斷之君其事孰可行於今者有司將釆而獻焉以贊雄斷

第二道　功名節義

問非建功立名之士無以排禍亂而闢土疆非守節死義之士又無以折姦邪而扶持宗社二者皆有國之所急不可不兼崇而並尚也議者謂西漢有功名而無節義東漢有節義而無功名兼之者其三國人才乎抑嘗即固嘩壽之史而攷之三者之說似非至論西京有折而不撓號近古社稷臣者有寢淮南之謀懷嘝敵之志者非節義與東都有感會風雲上應列宿者有舉[illegible]朝廷投筆取封侯者非功名與三國人才固多矣傑然乎其間者殆不過數子[illegible]諸葛亮固天下奇才也然史氏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兵機將畧非其所長功名亦

少貶矣魏荀彧固有王佐風也然論者譏其協規曹氏以傾漢祚機略先識未充其志節義亦少貶矣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智畧俱可稱也然或謂赤壁之役瑜獲虛名荆州之借乃肅之短功名節義又果能兼之否謂西漢無節義東漢無功名非厚誣與謂三國兼兩漢所長非溢美與我祖宗之世人才輩出功名節義爲兩全視兩漢三國爲遠過自艱難以來不惟兼全者無能以所長見稱亦亡幾視兩漢三國爲有媿主上側席求賢共圖恢復正有志之士建功立節之秋也敢問何以排禍亂而復土疆何以折姦謀而扶宗社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願摭前史并國朝人才而併論之

將以觀諸君筮仕之志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九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貢生徐名世匡侯校

策問

第一道 天文

問二十八宿在天爲經星循環往來以成四時非若北辰居所一定而不移也然自古志天文者皆以角亢七星爲東方之宿奎婁七星爲西方之宿自井至軫宿七爲南自斗至壁宿七爲北抑嘗仰觀之四時晨昏迭爲出沒行皆自古靡有定方而乃以蒼龍朱鳥咸池元武分宮以四之何耶舉天星以定四時莫如堯典按堯典

以定四方蓋有可疑者焉在時爲春則方爲東也朱鳥南方列宿爾乃紀之春在時爲夏則方爲南也大火東方中星爾乃紀之夏西爲秋其宿白虎也乃正仲秋以北方之虛北爲冬其宿元武也乃正仲冬以西方之昴將考四時以定列宿之方堯之時與方乃爾不同何也呂氏月令載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可謂詳矣然以仲春之月昏弧中而不舉七星至季春則曰昏七星中仲夏之月昏亢中而不及大火至季夏則曰昏火中記牽牛中於仲秋之昏而不及星虛記東壁中於仲冬之昏而不及星昴其與堯典又差錯不同矣左氏論祭祀之時則曰龍見而雩論土功之時則曰龍見而畢務龍見

固有常時而雩與畢務之時初不同也左氏皆曰龍見抑又何耶諸君晝觀經傳夜觀星斗其於列宿之躔次所見之殊昔固已洞然於胸中矣觀象定方何以驗其為東西南北耶與夫堯典呂令左傳所載之異同必有成說一之也

第二道 地理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為九州其詳見於禹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於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於梁

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荊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說者不止於沱潛矣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則曰逾于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於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耶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於江滙澤爲彭蠡矣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其叙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滙矣又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滙爲彭蠡矣江豈復爲北而漢豈復爲中江耶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脉論

山者取於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於唐人之三診禹之於山川豈亦以脉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唐人三診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第三道五經源流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而六藝之文粲然不幸火於秦踣騃于漢耳口異傳源流遂別言易者本田何田何之後有施孟梁丘之學並立博士又別有京費二家今之所宗者王弼也不知弼之學出施孟梁丘歟京氏費氏歟推而上之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歟言詩者有齊魯韓毛四家毛在當時未立于學今之所宗者毛氏不知齊魯韓自何世而微歟毛氏自何世而興歟萇之學也

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歟言書者本伏生又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有孔安國者得古文尚書今所宗者孔氏傳也歐陽夏侯在漢爲最盛不知何所自而微歟孔安國之書未行而遇禍不知何代而興歟孔壁所藏伏生口授亦有異同否歟禮之經有二曰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典也曰禮記者孔子弟子撰所聞而記之也二經之始出也果何時其始傳也果何人其名家也凡幾輩今爲之章句者皆鄭氏也又豈無授受之自歟春秋之傳有五今所傳者左氏公穀也三家在漢迭爲盛衰孰始盛而後衰歟孰始衰而終盛歟彼杜預何休范甯者爲三家章句亦各有所受歟六經者日用之書也

學者口不絕吟久矣專門之傳授歷代之廢興其有闕而不知者耶夫經傳一也有興于前而廢于後衰于古而盛于今者果何致而然豈興而能久者傳之當廢而遂絕者傳之非耶抑各繫時之幸不幸耶與易之十翼詩之五際書之十例禮之三種春秋之五始攷之必有其名究之必有其義願併陳之庶觀諸君之博

第四道 詩經疑義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爲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衛皆衛詩也而分爲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

繫之幽黍離乎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無刺焉厲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侯耳曷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爲而列於周之末哉此頌之不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而究其義斯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凡幾國大小雅之正變者凡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詳言之

夫必有起予之辯

第五道 書經疑義

問昔吾夫子討論墳典叙書百篇上自唐堯下迄秦穆其於去取之際莫不有法焉固異乎左史倚相之流徒能誦其文而已聖人既沒經厄於秦口授壁傳紛然異說學者開卷莫决所疑夫斷書自堯則堯典者固唐書也而謂之虞書乎水土而後作貢則禹貢之作在唐虞之際而謂之夏書乎書之詳者莫如左氏如莊八年僖二十四年□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所引之書皆大禹臯陶謨之辭也而悉曰夏書得傳之詳者莫如杜預預以書證左氏所稱者固未嘗亡也而多謂之逸書夫以唐

爲虞以虞爲夏豈聖人序書不應如是之疎而左氏授經
亦不至如是之謬也而杜預以存爲遜預豈不知書者
耶至若武成一書載武王偃武修文之事也夫子既有
取焉而孟子乃不信之楊雄謂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
灝周書噩噩四代之書固不同也而韓愈乃謂周誥殷
盤佶屈聱牙雄異周書而愈同之抑又何耶諸君皆
深於書者也願諸大夫之所以序左丘明之所以稱杜
預之所以注孟子之不信楊韓之異同者以告

第六道 洪範義類

問昔天以洪範九疇畀禹至箕子爲武王陳之孔子序
之於周書王者治天下之法莫大於是焉然世之書有可

疑者有可疑箕子為武王陳之者又可疑不可以不辯也曰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先儒謂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夫天且無言安得有書畫一以告人如是之詳悉耶有謂初一曰之類二十七字禹所加也有謂敬用農用之字洛書本有也又有謂龜文止二十字餘皆禹增益次第之也其說紛然不同亦何所考據耶或謂河圖洛書本無有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說為如何箕子之言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自古以來得九疇於天者止一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使人皆得之而鯀獨不得也可以言帝怒矣鯀與衆人均不得之何以知其為怒而不畀耶鯀九載

之績弗成殛之於羽山者舜也夫聞天震怒之者箕子之爲言無乃失之誕乎彝倫常者堯世堯有洪範九疇久矣怒鯀而不之畀其說又如何至於九疇莫不有用也而五行之用爲最大乃反不言用八政莫不有官以掌之獨三卿舉官餘皆指事五紀獨不言時五福獨不言貴其理又何在耶箕子商臣也其不臣周宜矣而乃爲武王陳洪範洪範大法也不宜言而言其可以爲臣子法歟聖人序之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二事若不相預而序輒及之豈聖人之意罪箕子之不當言耶洪範之書學者所宜盡心也其可疑有如此者願與諸君辯之

第七道 春秋同異

問昔吾夫子以謹嚴之法而作春秋寓賞罰之權於一字當時口授弟子而其書未嘗出後世傳經者三家各有所聞著之簡策非特意有不同而經文亦異人一而已曰尹氏卒者公穀也左氏以爲君氏是果男子乎果婦人乎國一而已曰杞侯來朝者左氏也公穀則以爲紀侯是果姒姓乎果姜姓乎渝乎輸乎字止半差而其義則反子伯子帛音雖小異而其說則殊曰蒿艾曰鄗者一地也名若何而可稽曰繆曰穆者一君也謚若何而可考此曰衛寶彼曰衛俘則人物異矣此曰伐戎彼曰伐我則華夷異矣以會爲及則內外之志異矣以送

爲逆則往來之僕異矣北杏曹南之會或侯齊宋或人
齊宋則尊卑之辭不同矣甯母葵丘之盟或有鄭衛或
無鄭衛則增損之數不同矣至若義同而文異則有歸
幸克蒐之類焉豈亦有異義乎名一而音訛則有括結
嘉喜之類焉豈亦有異名乎經出於聖人之手而有二
三之不同唐趙氏嘗考其差繆凡三百六十處夫聖人
以一字爲褒貶而三傳經文相戾如此一字之異一義
之異也一義之害一經之害也而左氏是信乎而公穀
釋經亦辯矣將公穀是信乎而左氏紀事亦詳矣如之
何則可今三傳並行于學者由漢唐之間偏尊一而廢
二也探討之際並有異同可以折衷之勿云三傳可

東之高閣遂畧而不論

第八道 春秋孝經

問班孟堅作漢書嘗序六藝爲九種然出吾夫子之親筆者惟春秋與孝經學者沉潛六藝之外其於二經尤不可不熟究聖人有作之旨也子亦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欲爲東周之志固存乎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百行之美當備見於十八章之中矣今讀二經亦有見吾夫子之志與行否乎考諸行事亦盡合於經否乎二書之成也夫子嘗有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語矣是二子之在孔門中商必有得於春秋參必有得於孝經也商與參言行著於當時淵源傳諸後學不知

其得於經者亦有可見否乎果不背聖人所爲之意否乎孟子嘗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說者乃謂絕筆之後口授弟子至漢然後其書始出果如其言則當時列國君臣固未之見也何以能懼亂臣賊子耶遷固之徒皆謂孔子爲參作孝經說者又謂經不爲參作蓋假參以爲對揚之體爾二說亦莫知其孰是耶諸君見時讀孝經已能志其語學習春秋固已探其奧其於聖人之志行與夫弟子之所學及孟軻遷固諸儒所說之不同必能辯其所以然者

第九道　諸史名例

問秉史筆者衆矣司馬遷爲之宗自班范而下雖人自

爲家其大槩則沿襲史記之舊夫旣述前代之法以成書不必變其名例可也今考諸史乃或不然非特班固有變於史遷後之作者亦互有損益異同矣曰紀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者司馬氏之書也班固因之獨易書爲志而損其世家范曄之史猶因也而損其表陳壽之史猶曄也又損其志至晉書則有紀有志有傳而益其一則曰記南北獨紀傳而隋加志焉唐紀表志傳與班史同五代有紀傳有世家有附錄有考夫記事之義一也而立例之名不同何耶子長每一卷之末稱太史公以斷善惡孟堅易之以贊蔚宗又益之以論而贊以四言陳壽又易之以評晉書或稱制或稱史臣又贊以

章句與范史同南北曰論隋稱史臣唐書仍班史之體曰贊五代贊如唐而沒其名夫斷善惡之義一也而名所以斷者又各不同何耶遷書曰史記兩漢晉隋唐則曰書三國則曰志南北五代則曰史夫歷代皆史也其所以名書者又何不同耶創之於前者是則變之於後者非同之於後者非則異之於前者是抑創之變之同之異之亦各有其義耶至於自史遷以迄五季歷數之則十有七畧舉之則有三又奚可以不知耶諸君皆飽於史學者也姑以其淺者告我

第十道中庸疑義

問中庸一書蓋聖學淵源入德之大要也說者謂孔子

之孫子思所作觀其微辭與旨非聖人之後命世大儒有不能者焉然其間立言措意亦有戾於吾夫子者證以論語繫辭不得盡合學者疑之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聖人以中庸爲至德非大全君子不能當其名是書載夫子之言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夫旣已小人矣倘何中庸之有耶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參參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書乃有忠恕違道不遠之言則是以道與忠恕爲二而忠恕實未可以爲道也與論語又何不同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是書載夫子之言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拘羑里而繇易乃云

無憂何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是書載夫子之言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文王終身事紂武王周公不待終喪而伐之而云善繼志述事何也語曰夏禮商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證也是書乃曰吾學夏禮杞不足證吾學商禮有宋存焉又未知其孰是耶夫子傷周室之衰三光五嶽之氣分故春秋書王正月以大一統是書乃曰書同文車同軌孔子之時天下曷嘗同車書乎弟子記聖人之言行於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聖人者是書亦稱子曰宜矣而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之語焉豈有

身爲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竊意秦火之後漢儒於四十九篇中綴拾所存不能無附益之僞不然何以說異聖人如是也孟子學子思者也七篇之書稱子思多矣獨無一言及其師之書又不知是書果子思作否耶必有以辯其疑者

第十一道 史六家說

問唐史臣劉知幾著史通內篇稱古之作史者有六家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又謂尚書家出於太古春秋家出於三代左傳國語出於此明史記漢書出於遷固知幾最善著論而唐史稱之其所列六家必有考據然理有可疑者不得不與之辯書載

堯舜三代之事春秋出於吾夫子之親筆學者尊之以爲經不可誣矣知幾乃同遷固之書而史之可乎左傳國語雖曰二書然同出於一人明之手實左氏內外篇也而乃別爲二家可乎史記創始於馬遷而班固雖自爲一家其大法則祖述子長也今乃別爲二家之流者是則范曄陳壽而下又烏得不以名家乎以理論之春秋經也左氏國語傳也史記漢書史也至於史家者流特一馬遷爲倡爾見其有一未見其有六也知幾著其始末條例甚詳合經傳而爲史別一姓而二家散史漢而二流則必有說焉又謂尚書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唯左氏及漢書不知後世秉史筆者果法左傳漢

書二家之道乎抑亦兼出於六家者乎不然則知幾之言必有所不通者願因其說而詳辨之

第十二道　祭禮異說

問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祭有禮異而名殊者四焉曰天曰宗曰望曰蜡是也岐而分之其數二十有三天宗各六望三而蜡八古人行之固有一定之典後世異同之論起紛然而莫之正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祀五帝于四郊此六天之說所由起也有以為上帝與五行精氣之神者有以為一天與五人帝者有以為北辰耀魄寶爽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異說凡三家將何從而合成周之祀乎書曰肆類于

上帝禋于六宗此六宗之說所由起也有曰時曰寒暑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者有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有曰天地四時者有曰乾坤六子者有曰六代帝王者有曰三昭三穆者異說凡十餘家將何從而合虞舜之禋乎三望昔於春秋或以爲泰山河海或以爲泰山淮海或以爲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則三望之不同亦三家也八蜡見於郊特牲曰先嗇曰司嗇曰田畯曰郵表畷曰猫虎曰防曰水庸曰昆虫或以猫虎爲二神而昆虫不與焉則八蜡之不同亦二說也四者之禮先王之所常行四者之說諸儒不勝其異夫欲舉先王之禮而行之必先正名而定制苟牽惑於紛紜之論而不

能斷決其是非雖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不失之誣則失之陋矣如之何其可哉國家郊祀盛典三歲一行宗望之祭兼修並舉又將因時和歲豐修伊耆氏故事勞吾農而休息之甚盛舉也諸君行將筮仕與禮樂之議敢問前代諸儒立異議者誰歟孰當孰否漢之君舉是禮者誰歟孰得孰失必有至當之論以袪群言之惑幸詳著于篇將獻于朝俟有司之擇焉

第十三道 王霸君臣

問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五帝三王五伯之所以分學者固已稔聞而熟論之矣漢鼂錯於大對之際嘗品藻其君臣其言有曰五帝神聖其臣不

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主不及臣抑嘗考其迹而驗錯之言未免可疑也五帝唐虞為盛典謨載其行事為最詳觀堯舜禹臯陶稷契之徒相與都俞戒勅於廟堂之上初不見其主優臣劣之迹錯何以知其不及也三代之君臣可稱非一其間固有主聖臣賢者錯槩以俱賢目之亦豈通論耶五霸主臣若無甚相遠者以管仲之志小烈卑止可為威公之佐耳其他又可知謂主不及臣抑又何耶錯以賢良文學褎然為舉首必有所據而言諸君出入經史商確古今亦必有見其臣主不相及與俱賢處如錯所言敢問風后力牧至元愷之徒不及主者果何臣齊晉宋秦楚之霸不及臣者果何主夏商

問之君臣所以俱賢者果何事也幸明以告我毋誕錯言爲井而畧之

第十四道 師友源流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淵源然後可以知其人矣洙泗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爲人以吾夫子十之可以知其賢蘇秦張儀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爲儀秦也雖然執此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宜其以孝而施於有政也孰謂喪母不歸殺妻求將者反出參之門哉荀卿以中庸之學而爲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孰謂燔詩書滅禮樂者反

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爲自化可也孰知後世刑名法理之術至於苛刻少恩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意其學斯者又必甚於斯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嘗學爲治行乃爲天下第一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有甚於申韓洛陽才子本名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王者之佐亡以加前四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茲又何也謂不在師友淵源耶洙泗苟爲而多賢儀秦易爲而皆詐謂必在師友淵源耶諸子之行非與其所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

師尚友之日久矣於師友淵源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所以然者

第十五道 荀卿之說

問荀卿論王霸興亡之道其言有曰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且以法始佐賢民愿俗美四者齊謂之上一觀湯武之所以興與桀紂之所以亡信乎卿之言不妄也漢高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唐太宗兼創業守文之功德是三者亦可謂後世之盛王也考漢唐二史而驗所以興之自不知果出於上一乎抑亦雜出於上下偏之間乎三君者其孰優而孰劣乎秦隋之世天下統一然二國皆遽興而遽亡其興也豈出於上一其亡也又豈盡出

於下一耶謂不出於此則何與亡之遽謂必出乎此抑何上一下一之道始終變易之異也願併陳漢唐秦隋之迹以佐荀卿之說

第十六道 五霸羞稱

問昔孟子對齊宣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董仲舒對江都易王亦謂仲尼之徒雖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果如二先生之言則霸者之事不復道諸聖賢之口也今質論語春秋容有不然語稱威文之譎正又稱九合之功仁管仲而大其賜春秋善召陵之盟進城濮之戰至宋襄楚莊秦穆雖不足與二伯之烈皆有以一節見取者孰謂無道其事而羞稱之耶豈聖人於霸者猶有

所取而門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夫子與人何怨
而弟子責人何嚴耶不然則二先生之言失矣願與諸
君辯之

第十七道 八條舉按

問唐虞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百官之賢否故時躋極
治庶績咸熙漢唐遵遺法而行之其治效亦有可觀者
洪惟國朝列聖圖治既以進退遷舉之權付之宰相吏
部又以舉刺按察之職委諸郡守監司逮元祐初先正
司馬光以清德雅望起慰蒼生進賢退姦中外悅服又
嘗議立八條俾監司守臣察所部官吏有仁惠公直明
敏廉謹者可舉則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可按則按

條目詳密誠一時之良法然當時事未施行而議已中寢邇者宰臣有請上嘉而行之議者咸謂唐虞之泰和元祐之清明可復見於今日矣或謂法非不良也行之苟非其人不能無弊將有權勢請託親故干求而舉非其實者挾情懷怨務快私忿而劾不以公者苟二弊之不去則八條將爲文具有不可得而行先朝之良法美意又從而廢矣伊欲革其弊而久其法必有術焉願講論之將以聞于上

第十八道　薦舉得失

問自古用人之方多出于薦舉然薦舉之患有二焉不可不知也有公於薦舉者可以得人矣或失於知人不

明而所舉非賢有明於知人者可以得賢矣或蔽於竊位之私而見賢不舉諸葛亮之於蜀非不欲薦賢也而失之馬謖蓋明有所不足臧文仲之於柳下惠非不知其賢也而不與立蓋心有所不公夫所賴乎大臣之薦舉者以其公與明而已二患不去而欲得人可乎恭惟主上當宁興歎懲前政之蔽賢乃命邇臣各舉所知起廢滯而應公車者踵相躡也邇者臣僚獻言慮所舉之或濫而賢否混殽以三人同薦爲請議者猶懼其未盡薦舉之方而徒艱進賢之路伊欲知人必明如蕭何之識韓信而無孔明謖舉之失所舉必公如祁奚之舉善而無文仲蔽賢之私如之何則可

第十九道讀書疑信

問昔吾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雖以大聖作經猶不敢以其所傳聞而忽其所親見至於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後有孟子者出則不然其讀書也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讀詩也則不信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此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於詩書猶有所不信何耶後世諸儒因孟子之不盡信詩書而好爲異論往往於古之信書史皆不能無疑於其間詩大序世傳爲子夏作久矣而唐韓子不信之春秋傳爲邱明釋經久矣而啖趙之徒不信之易繫辭爲夫子作

無疑矣而近代歐陽子不信之至於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疑蘇武書非李陵所作有如劉知幾有謂周禮非周公之書家語非孔氏之書文籍去古稍遠而見疑於後世者非一五經且不見信而況其他耶夫孟子之不信詩書也以血流漂杵與夫子遺之言誠有不足信者而後世諸儒所疑經史其亦有所見如孟子否耶抑亦出於穿鑿而好爲異論耶豈歷世浸久簡編漏落傳聞繆譌實有可疑者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槩論耶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觀書者也願與諸君辯之而斷以高明之見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盧　濟虞若校

策問

第一道 朋黨異說

問朝廷之患莫甚乎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植黨爲人君者常惡朋黨而鋭意欲去之矣方其上塞下韓之時曾莫悟其爲朋黨雖欲去之而不可得及一旦悟而盡去之可爲朝廷賀矣而一黨去一黨生雖能去其前日已然之黨終莫能絶其後來將成之黨夫如是則朋黨爲朝廷患迄不可去欲望天下之治其可得乎漢唐朋

黨之禍言之可以痛心固不必論也我國家累世以來亦不免茲患賴祖宗神聖能分別邪正雖間有牛李之交攻而不蹈漢唐之覆轍亦社稷之幸也當時聖主賢臣固嘗講論之矣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邪正各爲一黨者范文正公仲淹告仁宗之言也謂君子無黨譬諸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者滕公甫告神宗之言也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者歐陽文忠公之論也三人之論其不同如此未知其孰然而孰否耶豈時異黨異其言各有旨耶方今朝廷清明固無朋黨之患矣然士君子私憂過計猶或及之彼范滕歐陽三公之論朋黨世以爲名言而一以爲君子無黨一以爲小人無

朋一以爲君子小人各有願辯其不同者而折以至公之論將以獻于朝

第二道　知信聖人

問信聖人之爲聖人不若知聖人之爲聖人學者皆謂夫子大聖人也是特因前人之言而信之爾實不知夫子之所以聖也讀其書考其言觀其行事合於吾心者信之不合於吾心者疑之合於吾心而信之知聖人矣因其疑而求之遂得其爲人是亦知聖人也苟徒信其爲聖而不敢詰其疑謂之知聖人可乎謂之善學可乎夫子之始未莫詳於世家抑嘗讀之矣而未免乎疑肅可以不辯乎嘗適周矣及其歸也老子以言送之曰聰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發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豈足爲聖人乎此不免乎疑也子嘗用於魯矣欲墮三都以張公室墮費而費人畔隳成而成不受隳孰謂眞儒之謀謨措慮乃若是之疎乎此不免乎疑也及季孫受女樂而怠於政子路勸夫子可以行矣夫子猶待乎膰肉之至魯不致膰夫子遂行受女樂而不顧非之大者也膰肉不至過之小者也忍其大而不忍其小眞儒之去就果如是乎此又不免乎疑也衛靈公問陳夫子荅以俎豆及罹蒲人之難乃勸靈公伐蒲夫子豈致私憾於蒲而忘俎豆之言耶豈

不害夫子之仁心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夫子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苟信其可疑之迹而施諸行事不免乎惑矣諸君皆學孔子者也豈徒信之云乎願質其疑而究其用心處

第三道 文章興廢

問唐人劉禹錫嘗序柳宗元之文其言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illegible]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果如禹錫言則文之高下實係乎時也及先翰林蘇軾記韓文公之廟其言則曰自漢以來道衰文微歷唐正觀開元之盛佐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復歸于正果如軾

言則文之興衰又在乎人也嘗因二子之論而驗其時與人必劉子之言是信耶則吐辭爲經如孟荀二子實戰國人也戰國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曷爲不能病二子乎必蘇子之言是信耶則戰國二儒賢過韓愈愈能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戰國之病何也我國朝四葉文章最盛議者皆歸功於仁祖文德之治與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遠出乎正元元和之上而進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時耶人耶二者若兼有之與劉蘇二子之說又皆不同何也願與諸君辯之

第四道 儒道異端

問儒者法周孔攻異端自謂能舉天下於仁義觀其言於未試之前人皆周孔也驗其事於已試之後反有愧於異端者多矣請借漢以論之高帝之得天下與其所以治之者皆山東刀筆吏也當時儒者獨一叔孫博士然其器業鄙陋君子不取焉其不逮蕭曹遠矣孰謂儒者學周孔道反刀筆吏之不如耶文景致治比周成康二君未嘗用儒顧其所尚者黃老之術也逮孝武好儒公孫弘之徒用事課其治效不逮文景遠甚孰謂儒者之道反不若黃老之清淨耶宣帝中興侔德商宗周宣亦未嘗喜儒顧其所用多刑名法理之士也逮元帝用儒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而帝牵於文義優柔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孰謂儒者之道反不若申韓刑名之學耶儒乎昔鄙刀筆吏而不嘗紬黃老申韓而不談一旦設施反出其下寧不媿哉或謂漢所用者類皆俗儒使得眞儒如周孔者用之當無敵於天下矣嗚呼語儒必曰周孔是無儒也自周孔而下豈無可用之人哉諸君皆業儒者也萃居暇日自尊其敎者良不淺敢問漢魏諸君不用儒者曷爲而不失乎治好用儒者曷爲而未免乎亂是果儒者之罪耶抑用之不得其術耶將所用者非君子儒耶願詳辯之勿使學異端者得以藉口而病儒也

第五道宰相才德

問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秩物也自非才德之全詎可膺是選耶昔舜舉十六相其相與致無爲之治者纔五人周家最號多士其可稱者九人而已信乎其才難也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宰相爲不少矣獨蕭曹爲開基之冠丙魏有聲於中興房杜稱於前姚宋稱於後他皆不足以預是列也竊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備之君子及考二史乃或不然蕭何止於定畫一之法曹參止於守清淨之治魏相尚威嚴丙吉務寬大房玄齡善謀杜如晦能斷姚崇長於應變宋璟長於守文各以偏長而致相位卒能處才難之極選爲天下之名臣使萬世想慕其風采常若不可及者何耶我宋二百年間大臣輩出殊

勳盛烈皆遠跨漢唐數子而與虞周之臣相揖於千載之上一何盛也主上自中興以來斷然不惟羣議之惑專任一相以致治虛右揆以待賢者幾數年矣豈非遴代天之選必求才全德備之人而後用不容碌碌輩伴食於其閒耶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漢唐創業中興之主亦各得其二主上聖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舜武之下其得人之多反漢唐不及何耶漢唐八人非全才不害其爲致治主上必欲擇兼全之士而遴選如是抑又何耶願與諸君論之將獻其說于上

第六道　論相得失

問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論相之術尤古人之所難也

古人有以是得之者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古人有以是失之者將矯其弊而革之其得或在於是將取之於人望歟胥室之謝安李唐之房琯其爲人望一也將取之於治績歟曹參之治齊黃霸之治郡其爲治績一也將取之於相門歟伊尹之後有陟孔明之後有瞻其爲相門一也將取之於薦舉歟房元齡之於杜如晦崔祐甫之於楊炎其爲薦舉一也此四途者皆人君取相之要術世之獻議者亦必援是以爲言然古人有以是而得之者有以是而失之者其事之相反如此庸可不求其故歟

第七道 刺史政教

問刺史者政教之首民之師帥也一州得才刺史則十萬戸蒙其福得不才刺史則十萬戸受其困國之興衰民之治亂實係焉此其爲任也顧不重歟漢宣帝唐太宗古之善治者也皆重刺史之選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亾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有治理效者輙以璽書勞勉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而用之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平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屛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輙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若二君者可謂知致治之要矣故神雀五鳳之閒吏稱民安而正觀之治庶幾成康職此之由也我國家致治之美

遠邁漢唐二千石以循吏稱者逮不可以一二數主上中興以來尤重承宣之寄迺者臺章劾罷守臣之不才者無慮數輩州郡肅然將見共理之效凜凜乎宣帝太宗之上矣諸君皆學以入政者也其履歷當自州縣始敢問宣帝時選入公卿於刺史者有幾太宗時得才否狀而廢置之者有幾當時以循吏稱者凡幾輩其治效最優者果何人漢唐得人之盛與今日孰優劣願併陳之將獻其言于不諱之朝

第八道 漢高刑賞

問昔劉項之爭天下也項以氣力自任屢窘劉于掌握間卒之劉興而項滅者漢屈羣策而楚愁之也嘗觀劉

氏之窘莫甚於鴻門之會與滎陽之圍非樊噲以卮酒譙羽紀信以黃屋誑羽陳平以陰謀疵范增則當時天下不漢而楚矣然高帝論得天下乃人傑蕭張韓三子而不及噲輩豈忘之耶丁公嘗窘帝矣帝以一言祈哀而丁公舍之及天下既定乃戮丁公以爲不忠於所事議者以帝爲公殊不知使項失天下者乃項伯衛項莊之劍不得逞亞父之計不得施由項伯翼蔽之也是豈忠於所事耶戮丁公而封項伯不足以示公矣窘已而舍之帝以爲使項氏失天下者在彼脫已而生之則帝之所以得天下者寧不在此耶鴻門滎陽之急楚漢存亡之機會也帝折高起王陵之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且謂所以得天下者在三人傑三傑固有大功於漢然取此而舍彼似亦不知其二者帝之戮施於丁公宜矣而失之項伯得天下之論施於三傑當矣而遺彼三人然則帝之一封一戮或取或舍其必有深意乎願與諸君辯之

第九道　文宣太宗

問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在三宗七制之中尤爲傑然者非中才之主可得而擬議也班固嘗贊文帝矣則曰專務以德化民崔寔嘗論宣帝矣則曰算功計效優於孝文歐陽文忠公嘗贊太宗矣則曰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果如三子之言則文帝以德優而宣帝以功顯

太宗功德兩全又在文宣之上矣今讀漢唐二史而求三君之事業文帝所以化民者果何德宣帝所以優孝文者果何功太宗功德兼隆過漢諸君者果何事三子之言果公於品藻歟其出於臆見之私歟抑亦一時之議論務在推崇而未足以盡三君之優劣歟願聞折衷之說

第十道 漢代風化

問東漢之為國也其風俗與西京不同其過之者一而不逮者二西京之文章最為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堅已不及楊馬輩況崔蔡而下氣象委靡耶其文章之不逮有如此者西京建功立名之士咸有可觀東都雖

大臣如陳蕃竇武手握重權而不能去奄寺之禍況才疏意廣如孔文舉輩宜其迄無成功其功名之不逮又有如此者然其所以遠過之者凜乎節義之風爾議者咸謂光武能崇尚名節而高帝好慢罵儒生此節義所以有無於東西都也然東都之學校非不盛於西京其投戈息馬以激勸之者非不過於無用詩書之世有意於斯文乃反不逮之何耶光武身濟大業若無媿於高帝而一時依乘風雲者又非無高勳鴻烈以爲之唱而後世建功立名之士又皆西京之不若何也夫所謂風俗者一而已矣上以是而率下以是而應葢理之必然者光武能作成其一而不能其二是未免有可疑者焉

豈三者身雖兼長其所以化民成俗者乃有能不能歟豈上之所以化者雖出於一而下之所以應者自有不同歟抑數者各繫乎人之能否而不在乎時之作成歟願辯其所以過之與不逮之由以教

第十一道 五行名數

問萬物盈天地之閒而其用最大者曰五行其名首見於大禹謨其次見於洪範又其次見於月令至其次序則互有不同大禹謨則先金而後木洪範則木三而金四至於月令則以木爲首火次之土次之金水又次之五行一也而其序不同如此其必有說乎夫禹箕子呂氏三人者意殊而言異容或有說至於洪範出於一箕

子之言而五行五事之序乃相背戾五事屬五行其序亦當如之彼一水二火則此一聽二視可也彼三木四金則此三貌四言可也而乃先後不倫何耶五者流行乎天地無所不在非他物可擬而六之至於五穀之類亦出於土而已故洪範曰土爰稼穡而禹乃以穀配五者抑又何耶箕子之洪範即禹之九疇也禹養民之政即天之所錫者是也禹曰六府而箕子五之其數已不齊矣則其他八類又烏知其必然耶禹箕子所陳之序雖不能無少差至於土也則皆列於第五蓋合於易天五之數矣而月令乃置土於中央火金二物之間是豈合於天地生成之數禹箕子所陳之叙耶學者論五行

皆本於三家之書而其交與數乖剌如此又庸可不究耶合三者之異而一之必有至當之說

第十二道 堯舜異論

問世之語治者必曰堯舜二帝之事業備見於典謨明若日星千載之所同仰也然後世有斷簡出於枯冢異論起於弄筆坐誣盛德而惑信書庸可以不辯堯授舜舜授禹遜位傳賢最為帝王之美事而瑣語有舜放堯之說大戾於孔氏之書論者遂援因堯之地疑重華之不臣因蒼梧之巡疑文命之異志果如其言則將遜于位遜德弗嗣稽首固辭皆當時之飾僞乎帝王之聖莫大於知人堯舜俱以聰明稱者蓋在於此然左氏載季

文子之言謂堯有元愷不能舉有四凶不能去語稱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說者遂謂君子小人比肩同列於堯世皐陶未舉之先而不仁者甚多果如其言則克明俊德與夫明目達聰又皆虛語乎不特此也夫子嘗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其序書則不見其無爲之迹於堯典則載其親九族和萬邦於其始命羲和授人時於其中咨四嶽治洪水於其終於舜典又載其齊七政類上帝命九官五載一巡守於受命之後堯舜之時亦多事矣垂衣而治果如是乎書經聖人之手而言迹猶不同況責後世之異論乎以堯舜之聖斷無可疑之實如汲書之誣唐人之疑者然不可無說以破之至如繫辭

之稱與書矛盾必有深辭與旨又不可以不究也

第十三道　辨別忠佞

問自古天下治亂常分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而人君之患每在於君子小人之難辨昔周公大聖人也猶困於管蔡之流言不能以忠自明至狼跋於周非天動威以彰其德則成王幾負公矣魯大夫少正卯行僞而堅言僞而辯魯國之人皆以爲大賢獨吾夫子察見其肺肝之隱以七日司寇而行兩觀之誅夫君子小人之難辯正在乎心迹疑似之間使成王非天啓無孔子則周公少正卯之爲人孰有能辯之者然世之大忠大奸如二人之疑似者類多有之不幸遇中材之主如成王魯

人之不明如尊國上天又不能諄諄然動威以告之而大聖人如吾夫子者且不世出則舉朝謂之姦者安知非忠舉朝謂之忠者安知非姦如之何其辯之耶至若漢昭年纔十四能覺上官之詐而悟大將軍之忠此蓋千載一人而已後世莫知其何術而知之也唐德宗以强明自任反見欺於盧杞天下皆知其姦而帝獨不知夫姦臣之爲人必有以盜名欺世動移人主之聽如杞不學無文容貌言語皆不足以動人而德宗獨信任之堅人莫能搖此又何也嗚呼人君孰不欲與治而除亂崇君子而黜小人然擯斥誅夷常及於君子而高位濃祿每加於小人者豈不由知人不明無術以辯之耶夫

欲使人君不待天威之動而辯大忠於讒言交亂之時不待將聖之生而辯大奸於欺世盜名之目有孝昭獨見之明而無德宗偏任之蔽將有術以傳之耶將無術以傳之耶願講明其說以獻于朝

第十四道 唐五代史

問洙泗大儒既沒褒貶之筆失傳龍門太史公不生實錄之筆遂絕嗟乎世衰道微非獨聖人不得而見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國朝四葉人文最盛歐陽宋二公以鉅儒修史號爲得人唐五代二書法度森嚴議論至到眞可與馬遷爭衡使班范北面奴僕命陳壽以下也然讀二史者亦不能無疑於其間唐太宗固不世英主

然輒隱蔽在父子兄弟間史贊不少加貶反捃摭其好大喜功與復立浮圖二事赦大罪而貶小惡豈春秋褒貶法良史直錄筆耶陳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實盛典也史乃謂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薦圭璧於房闥苟謂武后不足以王道勸則孟子以仁義勸戰國之君又寧逃怪笑之域耶肅宗復兩京李泌之謀居多論者謂功大於魯連范蠡史贊泌乃畧不假借方且與其爲人謂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泌之甚也劉蕡廷對過漢晁董最布衣之所難言亦忠臣義士所當言者史乃譏其太疎直謂蕡不先以忠結上而後爲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階可結上耶五代本紀區區

求合於春秋之法又從而釋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擬經吾恐後世以僭竊之罪歸之矣嗚呼良史之難得也才學識如二公其議論去取之際必不苟願求其用心處

第十五道 文治服遠

問昔虞舜之時有苗弗率禹奉帝命誓將士以征之而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禹能治滔天之洪水而不能服逆命之三苗濟濟之衆反不如兩階之舞信乎服夷狄之道在文而不在武也我國家靖康之初運厄百六蠢衝戎醜以陰干陽主上體達孝之資痛父兄之難固嘗親御鞍馬與漢文發

憤之師遣將命帥效宣王六月之伐矣然卒未能得犬羊之腰領以快天地神人之心邇者用事大臣知中外厭兵思欲休息力排群議屈志和戎遂收諸將之權罷沿邊之戍凡所以自治之道一切以文從事於是興太學以養多士行鄉飲以明人倫學士大夫又倡道德性命之說以風後進至前古治亂興亾之迹與夫當今要務兵機武畧則置而不談意者朝廷之上欲遠慕虞舜服有苗謂是可以壓腥羶之氣服强獷之俗豈徒修文具事虛談而已耶然所未知者今賢關既興矣鄉飲且行矣道德性命之說幾滿天下矣是果可使戎狄慕義而來屈膝請命變鴟鴞爲好音尊中國如天上否耶虞

舜之事不可誣矣然後世說者又謂干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圍不識文德既可用於古胡爲不可用於今願與諸君講明其事亦畎畝愛君憂國之心幸詳言之毋隱

第十六道　傳道之說

問韓愈論大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夫道在天下亙萬世常自若也自堯未傳之前其道如何自軻失傳之後其道又如何韓愈何以知其自堯而始傳至軻而失傳也苟況楊雄皆學仁義皆尊孔子今其書具存非無補於名

教又胡爲不能繼軻而傳道也愈在唐號大儒其自待
良不淺史氏亦稱過况雄又不知能繼軻而傳道否斯
道也自軻之後以失傳而遂亾耶雖曰失傳而固自存
耶諸君學以明道久矣願詳以教

第十七道 修省之實

問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無難而天有
災是天心之愛人君以有災而警其無難也國家用魏
絳和戎之策法文王樂天之事五年于茲矣干戈既戢
禮樂鼎興是宜和氣充塞于下三辰順行于上可也邇
者有星孛于東方莫測彼蒼垂譴之意豈非欲扶持我
宋而示其箕疇之壽示以變異而警告於未然之前者

歟主上仰思天戒嚴恭寅畏雖周宣遇災而懼殆亾以加尚慮州縣之間吏治刻深而小大之獄或不能察聲寃囹圄者有以干天象而致妖氣也前日眚災肆赦之文咸與滌除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然議者猶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恐懼修省之道不止乎一事聞昔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景公泣彗晏子亦以四事爲言今日朝廷亦有如成湯自責晏子所言之事否耶諸君當攄畎畝愛君之忠裨聖主應天以實之意考古驗今歷陳其所以然無若公孫子曲學以阿世也

第十八道　三舍考舉

問三歲取士之法國朝行之舊矣名公鉅儒建勳立業

相與光二百年之宋者咸出自此塗不可謂不得人也崇寧用事之臣好奇而慕古謂選不自里成不自學决得失於一夫之日計工拙於寸晷之下不足以盡人於是作而新之命分舍而選月有書季有攷邑有升郡有貢謂能兼得文行之士而有合於賓興之制宜其致治之效邁漢唐而追成周可也卒乎日漸月漬養成靖康之禍伏節死義排難解紛者絶無一人識者咸謂舍法基之然自宣和廢罷閱二星終矣今朝廷方欲廣育才之路復命邑學養士議者謂將復行三舍攷舉之法聖君賢相恩德至渥然未知何以革崇寧積習之弊俾無媿於成周道藝之書無使後人議今日如議崇寧必有

至當之說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一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盧 濟虞若校

策問

第一道 經書終始

問六經皆經聖人之手其大法尤著於始終之際樂亾於秦禮廢於漢姑勿論焉可也詩書易春秋首末具存其可以不知耶詩三百文王之詩非不多也何以首於關雎頌有三莫先於商莫後於魯也何以終於商頌三皇五帝皆聖人也非無言道之書何以獨取於堯而以之首五霸皆賢君也非無命誓之文何以獨取於秦而

以之終三易所始義各不同周易何以先乾而異乎連山歸藏之法六十四卦法相受也何以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時春秋之作在平王世也不始於孝惠二公而始於隱豈果以其遜國之賢乎二百四十二載皆編四時以成年也而終於哀十四之春豈果在於木絕火王乎論語者六藝之喉襟也始於學而終於堯曰其義安在孟子七篇擬聖而作者也始於梁惠王終於盡心又豈無說耶夫紬金匱石室之書者良史之才也終於獲麟猶有其旨作凌烟畫像之贊者文士之筆也始於河間亦有所法況六經之嚴而語孟之奥乎願與諸君究其所以然勿云議論安敢到而畧之也

第二道　儉德化民

問自古帝王所以敦厚風俗者必以儉德爲本而每以身率之禹惡衣服以率夏文王卑服以率周文帝身衣弋綈以率漢是三君皆古之大聖賢均以儉德先天下爲風俗者也禹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夏之世其所尚者皆忠質文王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當時在位者皆有羔羊之德焉至於文帝尚儉不下禹文王而天下應之者或不如夏周之世故賈誼陳政事之書謂帝身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豈漢民習秦人奢侈餘俗而未易遽革耶不然何上以敦樸示之而下不以敦樸應之也我國家自祖宗以來世以恭儉化下逮我仁

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而儉德尤著御寢衾裯至以黃絁爲之常服止用纁繒雖累經澣濯而不易然當時民間猶有以金爲飾者於是詔自中宮以下毋得衣銷金貼金等服臣庶犯者一切置於法由是天下化之而皇祐嘉祐之間風俗淳美軼于三代之上矣主上皇帝蘊仁儉之資建中興之業尤謹厥德惟懷永圖可謂同符仁祖並美禹文者也邇者近臣獻言謂州縣尚用金翠爲衣服首飾貴賤之分混然無別請加禁止聖訓丁寧命有司以前後詔條申明之德至渥也議者尚慮遠方富民狃於循習未能遽革射利之徒興造販鬻而不知畏又慮州縣奉行之吏不能遵守教條或暫禁而輙縱

之無以御副吾君敦樸之化必欲令行而禁止如仁祖之世不使年少書生得以獻太息之書如之何則可

第三道 武宣人才

問才難久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所與治天下者止於五臣周家濟濟多士而用一婦人以足十亂之數不其然乎之歎宜其發於吾夫子也自茲以降治不逮古而人才愈難必責以五臣十亂之儔則千古爲無人就其時而求之宜莫盛於武宣之際班孟堅嘗枚舉其人而贊之以侈一時之盛武帝自公孫丞相至金日磾凡二十有七人宣帝自蕭太傅至張敞凡二十有四人亦可謂盛矣然考固之言猶有可疑者焉其稱武帝人才也

則曰漢之得人於兹爲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稱宣帝人才也則曰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圖畫以宣帝二十四人可爲武帝名臣之次耳今即其人而考之宣帝之相則有如有聲之丙魏固非公孫弘石慶輩之所可及其將則有忠武如趙營平又非衛霍輩之所可及廷尉則有如于定國治民則有如龔黃又非趙禹張湯酷吏比也校其人才若遠過之而闕乃以彼爲莫及此爲次之何耶夫所謂人才者必其勳業名節之大有過人也彼阿世如公孫酷虐如張湯權利如桑弘羊皆治世之罪人也而以此爲得人又何耶有是君斯有是臣武帝君德不逮孝宣遠

甚圖嘗譏武帝改文景恭儉之宣帝侔德商周其於人才嘗亦知之今乃復優彼而劣此又何戾耶固生東都之初去武宣之世爲未遠且親爲國史必知其人才之始末意其帝藻之必當也况是賛尤膾炙人口而見錄於選今乃可疑如此其必有說以辯之

第四道 爾雅作述

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兹其所以爲百代指南歟舊說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盖指周也是則爾雅之岀遠矣

今聞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稱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孝友之釋衛淇澳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美武公也而釋訓則有道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為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釋猗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而有上為名之釋其釋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釋歲名則曰周曰年釋祭名則曰周曰繹周公豈自稱其國號以別夏商耶又於釋地篇叙十藪之名舉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凡九國繼之曰周有焦護是數國在周公時固有未封者周公又豈自卑宗周以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

漢人嘗有以是問楊子雲者矣子雲以爲孔子門人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是亦意云爾亦何以驗其出孔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孝友之類乃後人所足猶春秋絕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丘卒之類其說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

第五道　創守中興

問有創業之君有守成之君有中興之君三者之時不同而應之者亦異昔房元齡嘗以創業爲難魏鄭公嘗以守成爲不易元次山之頌中興也又以宗廟再安爲事之至難然則三者皆未可以難易斷也請借漢以論之高帝創業者也而不足於文使生文帝時未必能與

聖賢之治文帝守成者也而不足於武使生高帝時未必能建艱難之業宣帝中興者也然英雄不及高祖仁厚不如文帝使生二帝時其武功文德亦必有所不如者西京三君蓋亦各以所長而生遇乎時以成其名者歟至於光武雖號中興之君而功兼創業治兼守成意者其文武兩全功德兼備者也然馬伏波對隗囂之問乃謂光武不如高帝我神宗稱漢唐之治亦及文宣而不及光武夫創業守成中興皆難者也而兼之者爲尤難西京三君各處其一而擅其名光武兼三者之長而稱之者或以爲不如或有所不及何耶恭惟主上以神聖之資濟艱危之運德邁周宣而俯比光武兼三者之

至難而取之以至謙賢於古人遠矣諸生幸生聖時目
擊盛事願攷三者之難易與漢四君之優劣以發明我
主上之鴻勳懿德

第六道 理財之道

問昔夫子繫易謂何以聚民曰財對子貢問政以足食
爲三者之首財用者誠有國之急務尤急於艱難多事
之秋也國家前日無事用度失節常賦之入猶不足以
支歲費一旦加之以師旅錢穀之問遂至於廟堂調發
既繁經費百出官田鬻矣度牒行矣坊名借矣下富民
獻助之令殫州郡公庫之器矣而獨不及民仰見聖德
之至渥也然議者謂財非天雨而鬼輸之未有不取諸

民者雖賦斂不明出於朝廷而科率每潛行於郡縣勤恤之詔非不丁寧有司廹於辦事所不暇顧况今日金情叵測和與戰猶未決也和則有歲幣而坐困吾財戰則興師百萬千里餽糧有不可勝計之費將取之官耶而公帑竭矣將取之民耶財盡民怨何以為國古者兵未嘗不用而財未嘗不給抑不知生之以何術理之以何人耶伊欲上不乏用而下不及民其必有說

第七道 比擬前代

問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議者以為優於漢高帝孝宣信威北夷功光祖宗班固以為侔德商宗周宣光武身濟大業中興漢室馬援以為不如高帝太宗除亂致

治功德兼隆史氏謂比迹湯武庶幾成康其言之當否
果如何主上興衰撥亂紹復大業方之前代何如主也
願併陳之

第八道 諸儒之論

問戰國之軻況西京之雄隋之通唐之愈皆著書立言
羽翼聖道世以大儒稱之議者不以爲過然五君子者
果孔氏之徒歟心無異傳道無二致固宜迭相推尊無
或操戈相伐可也今攷其書乃或不然況非特不尊軻
也且列於十二子而非之雄非特不尊況也且有同門
異戶之斥通雖以雄爲振古奇人而不許其道愈推尊
孟氏醇疵況雄至河汾則無一言之及然愈嘗自比孟

軻矣後世亦不能無異同之論夫道之所在人所共尊道不在焉人所同抑今尊之則命世大才抑之則諸子也尊之則軻雄之間抑之則異戶也尊之則聖人之徒抑之則張衡數術之伍也尊之則聖人之倫抑之則沒而不說尊之則泰山北斗抑之則木強人也尊之抑之者其公心歟其私意歟豈好同已者有相黨之心故私有以尊之歟惡已勝者有相輕之意故妄有以抑之歟尊之者是則抑之者坐蔽善之罪矣抑之者是則尊之者陷虛美之失矣二者必居一於此也願考其實而詳辯之

第九道 曾子孝經

問十八章之經夫子爲弟子曾參作也參以孝名世爲孔門賢弟子雖日稟自然之至性葢亦出於侍坐之際開宗明義之力焉然參之言行備見於語孟諸書不知其終身之大節能不負聖人之教而脗合於是經者果何語也夫子嘗自謂行在孝經使曾子果能盡是經之言也則行與夫子同矣然參雖賢未可以擬聖人是於經必有所未盡而行事不能無少戾也夫孝於德爲至於行爲大參既以孝稱宜無媿於淵騫之列矣乃反不預四科何耶諸君自見時已能誦十八章之語其於入孝出弟之際必不叛是經敢問曾子之孝其有得於經者何語其未盡於經者何事與其不與於四科者果何

謂也

第十道　古人自比

問君子讀書稽古豈徒對聖賢而已哉必曰古人可作吾誰與歸心有所慕則將學其爲人而以其身比之也歷觀古人自比於前修者多矣亦各不同有以不如已者自比有以勝已者自比自比以不如已也能自謙矣而有志者卑之自比以勝已也能自强矣而好謙者妄之孔子賢於堯舜而竊比老彭有以見聖人謙德之至也人比曾西以管仲則艴然不悅謙何在焉孟子乃以是取之何耶至諸葛武侯自比管樂或美其德之謙或陋其志之卑亮果謙乎卑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楊雄

韓愈自比孟子雄愈非敢軻敵而以軻自期有以見君子自愛之志也崔浩自比張子房志亦可嘉矣議者乃不許之何耶至杜子美以詩人竊比稷契人或賞其忠或指其妄甫果忠乎妄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諸君潛心古人之際其必有以自光將比於不如己者歟則懼其志之卑非自强之道將自比於勝己者歟則懼其言之妄爲謙德之累必欲自謙而不失之卑自强而不失之妄如之何而可願商確古人之外且各言其志

第十一道 師弟子說

問古之人皆有師自聖人至于士一也雖師未必賢於弟子弟子未必盡如師固可因流究源見形知範矣惟

孔子之於老聃左丘明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之於子夏房杜王魏之於王通世皆以爲師弟子也或謂其不然學者未免乎疑焉謂孔子不師老聃也固嘗適周而問禮矣果惟聃是師則彼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夫子乃爲禮樂仁義之主何耶謂丘明不師孔子也固嘗見稱於魯語與聖人同好惡矣果惟孔是師則子不語怪而丘明乃失之誣且傳經多不合於聖人之旨何耶謂公穀不師子夏也則先儒應劭輩固嘗有是語矣謂果出其門則春秋之成商不能賛一辭二子乃各以經名家何耶謂房杜王魏不師王通也則通著之中說固嘗言之矣謂果出其門則數子俱顯於唐反無一語以

稱師抑又何耶以爲果師果弟子則其學必不相戾而其心必不相忘也以爲非師非弟子則載諸古人之書傳諸學者之口豈盡妄耶諸君尚論古人之日久矣師自桂下而至河汾弟子自將聖而至亞觀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幸即其道攷其時推前人之議論以其實告

第十二道 韓柳議論

問韓愈柳宗元俱以文鳴于唐世目曰韓柳二人更相推遜雖議者亦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惡議論之際顧多不同者韓排釋氏甚嚴其送浮屠序責子厚不以聖人之道告之柳謂釋氏之說與易論語合且譏退之知

石而不知韞玉韓謂世無孔子則已不在弟子列作師說以號召後學柳則以好爲人師爲患有師友箴有荅韋巖二書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毋以韓責我之說韓著獲麟解以麟爲聖人之祥賀白龜表以龜爲獲蔡之驗柳則作正符詆談符瑞者爲淫巫瞽史韓碑淮西歸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於裴李則各有雅章韓以作史有人禍天刑之可畏柳則移書以辯之韓以人禍元氣爲天所罰柳則著論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類者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記中蓋其父兄行且年又長柳宜以兄事之可也然韓每及柳則字而稱之柳每及韓則斥而名之不知抑又何耶今二文並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

真文章宗匠也然讀其文竊疑二人陽若更譽而陰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辯夫辯析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於議論則未可因人而輕重願與諸君辯其當否

第十三道　文中論仁

問五常之道首於仁以夫子之聖猶曰豈敢故於許與之際尤謹焉古之逸民非不多也獨許夷齊爲得仁大臣如伊呂之賢初無一言之贊也獨稱商有三仁門弟子之中如仲由冉求公西赤者皆所不許而獨許顏冉諸侯之大夫如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所不許而獨許一管仲此八人者雖窮達死生去就之迹不同而聖人許之以仁初無異辭後世有大儒王通者鳴道河汾間

與弟子難疑荅問動以洙泗爲法中說十篇猶孔氏論語也其以仁許前賢及高弟者亦八人焉曰東平王蒼仁人也曰牟祜陸遜仁人也曰荀氏有二仁曰仁哉樂毅許董常以顏氏之流恭以其三月不違仁也稱薛收仁而不佞恭許其爲冉雍也夫子所稱八人者後世以聖人之言莫得而議之通所稱八人者或未之信然自蒼至收七子皆顯事在信史可考而知董常早世其言論粗見於中說亦可以想見其爲人也是果可當仁者之名否乎通之許與其亦有得有失乎孰可以方夷齊孰可以比三仁孰無愧於顏冉之德孰能爲管仲之功而[illegible][illegible]之以佐文中之垂教

第十四道　史傳同異

問太史公作史記采古今名臣賢士列而傳者凡七十焉其其列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迹同孫武吳起以論兵之術同樗里甘茂以智略同范雎蔡澤以其談辯同仲尼弟子學術同也屈原賈生風騷同也萬石張叔謹厚同也凡傳而列之者必其類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宜同而同者使學者不能無惑其爲老子傳也與莊周同宜矣而乃列申不害韓非於其中申韓之術至殘忍慘酷也其可與深於道德者同耶其爲孟子傳也與荀卿同宜矣而乃列鄒衍淳于髡于其間以衍之迂誕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與主

盟仁義者同耶謂遷不精於選擇則彼之同者何是謂遷不妄於條列則此之同者何乖豈偶得於彼而有失於此耶抑識見不明會珷玞美玉之不辯耶不然其不同而同之必有深意乎其間不可不熟究而詳辯也

第十五道 異端之惑

問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然後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而欲求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既沒而楊朱墨翟者竊仁義之一偏而倡為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者出辭而闢之楊墨之言熄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沒有

申韓刑名之學黃老虛無之說贊鼓於世其爲害又甚於楊墨而世之儒者往往惝於其間而不悟以賈誼之美才猶明申韓司馬遷之博學猶尚黃老況其下者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麾之者一楊雄氏而已自漢室之東而西方之教流入於中國時君世主尊尚其說遂與孔老並立而王公卿士庶陷溺滋甚王通隋大儒也猶稱其爲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晚節用其教以理性況衆人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力排者一韓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說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智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巷之人信之可也而縉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

學亦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豈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而孟子楊雄韓愈闢之麾之排之者非耶夫以其說爲眞可信也則與吾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以其說爲妄也則世之屈已以尊崇之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焉孟楊韓三君子不世出無有與之辯者願與諸君論之

第十六道　封建郡縣

問封建尚矣自五帝三王莫能去矣後世人君易之以郡縣則其國亦從而治亦或因之而亂此皆立國之先務學者不可不察也唐虞列公侯伯子男爲五等相制天子千里諸侯百里而降不及五十里者爲附庸周與

封國八百同姓居五十三焉此封建所由興也秦鑒衰
周之弊罷侯置守列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世因之不改
復增其數此郡縣所由興然以周秦漢唐論之則其國
之或强或弱其祚之或短或長皆關乎封建之與郡縣
此又不可不辯矣謂封建無益於國耶則周何為因之
而强秦何為罷之而亡乎謂封建有益於國耶則漢何
為而有七國之變唐何為而有諸鎮之亂乎欲使罷侯
置守而無嬴秦之危封建侯藩而無漢唐之亂果何術
而可願詳以告將疏其說以獻于上

第十七道 樂學

問夫樂之作尚矣先王以是正朝廷美風俗格神物和

上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黃帝之樂曰咸池顓帝之樂曰六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濩而武武此歷代之樂所由作也而其大備莫盛於成周故周禮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則又有所謂太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鐘師者太師樂以六律六同大合樂時則有奏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者太師掌律同以合陰陽時則有播八音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者是古作樂者必有其官奏之必有其所制之必有其器豈非樂有自然之數而數之所舉又有自然之義乎後世去古既遠樂制始無一定之論而名數音律形器亦莫之考矣學者審古今灼知先王所以作

樂之意者敢問咸池六莖六英韶濩夏武之名所取者何義周大司徒與太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鐘師所掌者何器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所奏者何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所應者何事與夫後代因革損益孰得孰失幸明言之

第十八道 字學

問孟堅序六藝爲九種列字學一家於其中則知字學之有益於斯文也尙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學書藝之事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蕭何亦著其法於律令太史試學童而祿其課最者唐選舉之法有四而楷法遒美居其一焉夫書雖一技然教於周試於漢選

學於唐參六經論語孝經而九之學者其可忽耶爰自科斗書廢篆隸迭興漢晉以來乃有草楷真行雜體之書去樸歸華舒牋點翰以相誇尚者不知其幾也唐太宗歷評晉人之書而以王逸少爲盡善盡美先翰林蘇公嘗評唐人之書謂極於顏真卿又論近代之書以蔡君謨爲第一議者謂顏書本出於王而蔡乃法顏而變者然三人者各名家當代而咸造其極使其同時而並駕未知其孰後而孰先諸君稽古之暇游心翰墨久矣其於晉唐宋三子將誰取法耶抑所好不同捨三子而他有所尚耶又豈得於心畫之妙而不躡前人之陳迹耶願評古人優劣之外且自論平日之所以乘吾軍者

果出於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幸詳以告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一卷終